

戲迷與萬歲

外傳

行



邊

達黎歌劇團公演

協志會

國樂



• • • 角色簡介·出場序： • • •
 潘（宋主任太太）——太富太太，無所取仰，溺於打麻將。
 謝（金主管仔女兒）——中年富嬌女，微嬌不做，巧於於秋送秋。
 董（特務主任夫婦）——中年富嬌女，無惡心做妖政客，老刺青任不乖。
 邵（大宋主農夫少婦）——地頭小鬼，長奸巨盜，老刺青爲年。
 趙（縣長文良牛）——老刺青有年，新進秀學生。
 余（大敵前人）——老刺青有年，買辦階級。
 劉（胡姬宋劍邱新林陳劉）——見義勇為。



樣圓仔湯記

○○○○
蓬萊歌劇團

第一幕

開幕前，舞臺後放麻茶歌（舞臺名號），復觀眾引起思鄉之情，中後由司公簡介劇情，或排練此劇之經過。

佈置：室內佈置，表示“立誠連橫指揮者之住處”，壁上可貼各種圖表、海报，並有中港迷區之地圖，上寫人等詳細計列。舞臺中有二張麻将桌，四張椅子（一副麻将）。

開幕 朱太太拿麻將盒
走入場中，開始整理麻將。

朱太太：（自言自語）唉，久不打麻将了。今夜（Gian）……
(迎面手鏡)時間不早了。
怎樣還沒有人來！
(有人打門)(同上)(余連橫進入)

余連橫：朱太太，兩三天(Kang)沒見面，你更瘦了！摺(現錢)
腳手機刻來來？

朱太太：怎連報就來了，胡先生已經去何媽媽，何公館去處理部長的兒子和張主任的兒子。

余連橫：唉，有梁靜長被尼多(即熊多)光是光，到底是哪一个(哪一个)？

朱太太：就是被那个新的，白白軟軟，三八三八的。嗚嗚小祖了，她有就會哭倒的……，未來未來，嗚嗚坐，我入去把茶給她飲。

余連橫：子光了，子光了，朱太太被尼多麻煩，咱們都很快了，何少春。

朱太太：有影，端杯子要飲茶，走我來提我的喳喳同(女兒)剛從美國學回來的巧克力糖來送你。(入內取巧克力糖)。

(余連橫在舞臺轉，肩膀上的海报)朱太太：(悲傷)未來：走，找找看美國的巧克力糖。

余連橫：(笑)一走)有影你有，收(kuh)請你為美國貨收收的美貨，真香，真好吃。這火腿真

有福气，有一个姓胡的，彼尼贤(gau)，会当去美国，真会给人家慕……，哟，有影，钱再多，她的脾气怎樣，买到花豹尼猫到底是谁，劇作家鬼？

宋太太：她也多知，这已经辦了二三十冬啊，選擇快到了，这些禮物選擇有關係，就是選擇的代號了。……

(有人敲門)(胡媚高及瑪利小姐入场)

胡媚高：报告宋太太，我携(第一chhu)瑪利小姐来了。

瑪利：宋太太，她多固执！

宋太太：呀！(想，eh!) 没事为什么没有来？

瑪利：呀！宋太太，美女真多势，兩輩請你姑奶奶時派她來，此後去處，所以不能來，真失礼！

宋太太：慢走那个会破；三缺一，够(今)要保底！

余连嫂：那有什么關係，胡先生在這兒，叶胡先生于未淡(Tan)一脚就知，时间也不早，趕著去開始。

宋太太：对，对，对……胡先生多，未淡一脚。……

胡媚高：(紧张状)这……这怎么可以？宋太太有代碼文代越去，做，我有责任去做。

宋太太：唉，多冤家，了，那是光宗，文代的代碼，我多貞女，你代心归了……(宋太太拉胡媚高与胡媚高)，人家生。

胡媚高：多谢了……

(四人生下，開始準備打聽)

胡媚高：吵的是老奸外人(灯影)：余连嫂：娛樂，娛樂，衛生，胡媚高，可以一算200元就好。

宋太太：200元是乡带也是美金，瑪利：从乡到市然又是算乡带吗，宋太太苦笑：(厥笑)商量算乡带，起碼兩萬一底一千元，一套(而)房打有到三钱！

胡媚高：(挑起高)一底一千元(大声喊)我若稱，给人捉去剥皮也約納。

宋太太：胡先生，光陰慢，巡回選擇那牧總真難，老高的雅合，人人给我一个。

胡媚高：那叫尼就拜託宋太太替我請教一句好處。

宋太太：多向起了，我Kāng是常常替你請好處？

(開始打聽)

(宋太太向家一入场，拿头表，手拿公文包)

胡媚高：(见方伯回家，喜怕狀，易之站起身)方伯，你回来了，宋太太叫你陪她的说话。

宋太太：说什么事？这是什么时辰。

人家有向边界线多远，你
你那个会使无没心坐的很
打麻将，你的族长因切病
关关真厉害，我怎麽商量
讲得作神父！

胡智高：（带有哭腔）……吓，吓，（la tioh）你太
太太……

你太太：（快解围）老米你快从子安
(mai)吓他：打麻将麻将有
什么了不起，打麻将又犯
着怎样的戒律，吓大（或者）
或麻公事麻公，……我醉日
骗嘴而(tian chhi-lai)多谢，叫
他陪我玩玩有什么办法
”（很急）

你主任：（苦笑并点头）对！对！(tioh!
tioh!)麻将应该要打麻将
想跟谁打，太太该对：

（人家继续向进行）

你太太……吓，老米，你瞧这回比
光！今15日又从美国里一
张信回來要钱！

你主任：（省略状）要钱，要钱，你
不是说下月（1个月）才寄
20萬美金来给我吗，……
为什么又要钱？……

你太太：吓20萬元是给我皮黑唇的。
这回又要钱是皮黑一系
新进中。

胡智高：泡茶：谁：故意，是真爽快，
余忠健：吗！吓小，想多知吗，你太太
想黑很向（那一株）你美国

的别墅，是真大向又是真
美啦！

你太太：（自责大失水准），有影拉，你
同别墅是连山半山腰，所
以向你山的市景和海水
都会看到，真美啦，有机会
到你别墅的别墅来避避。

你主任：风景美极了，吓是一日划
晚光成，找点东西吃宵消(ben
sian)……，您看，三个目标我
才考取十萬美金，给她办
律师师辨 Green Card (绿卡)，
她老公，(ku loh khé)又黑唇，
今是丈人，一系新车……，用
嘴战术省钱，……这样已经
给我分心，又来一顶优势
，美女给我心乱腾腾……

你太太：老米，吓，您吓危销，您夫有
去想黑将素已考，是Green
Card，黑唇，有叶公好龙对：
俊丽（以後）考得(tioh)大“苏
伯父”（逃往）吓就初彭……
吓满边界，到底边界有什么
么限制，过去数十年，哪害
了夫人了真顺利吗？

胡智高：你太太，吓不如拉，这回商
起妻子是肝呢简单了。

你太太：这是怎样销？

胡智高：吓销那个叫做许文良沫
天航空杰未就迷转表。

你主任：他好的，这小子胆大包天，
臭牛乳 hén (本)木花，乱老

藏秋，多想多气，越想越气。

……(摇头)

胡媚高：主任，咱的步数那么多(hái ní chē), 咱步法没丢忘过他，咱以前对内映明安，杨金虎，白维耀，当子是一个人一个给他打倒吗？黑多印一些，这灯多熄三次，子就是解决了吗？

朱主任：这次子比以前，您看前年的宣高事件，咱当子是打算完给新四军收归一下，才给他第一名光荣落选，接着您看险险起泰初，左一失，闹出人代总，何況这次史多的人，已替人多故的袁氏，李生，智诚而子，当怎人，甚至革着比宜大搞他，我真好，知是怎样的才好。不但提无，给我更加烦恼的是这些年来，多高人的政治忠诚加真挚，又真团结，关系是越来越“恶劣”(讨厌之极)……

……来！……

冯琳：有影准：你自我高中找朋友，反时，那裡的村裡人和作牛老人，都铺定送给他书，……到底许良达这个人是旅客人，怎的呢！人名：

朱主任：许良达才三十外成人nia nia！呵！

冯琳：三十外成人nia nia，你接屁而

kāh简单(于很简单吗？)

朱主任：怎樣講？

冯琳：用美人计了就好了嗎？

朱主任：(研究状)咱！不講吗？你嫁嫁同你乍有头脑！……

(沉思一阵子)

对：你，我有一个好辦法，叫：余连波我想易经纯修炼一壞代總。

余连波：什么代總？我那總會？

朱主任：这一类多問題，你如余连波先对这种代總是一半一半(肯定)的。

胡媚高：主任，你有什么办法？

朱主任：你真好，人講“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唯过余连波，有錢仗老公權力，这一步后沒通，公道有力一步，咱的國民光复十年的经验，你从人子爱美人，子爱成化；对：对：对：(高興狀)余连波等一个代總余连波几易這兩事都對。今後的繼續打麻牌。

余连波：好好，余先生，你先去給阮老族打電話，叫他為此介詳(商量)



第二幕

幕佈徐拉開，後面配奏農村曲：一老人高背，手拉一隻水牛，肩上背一根鋤頭，慢慢走入幕中，老人名叫「竹石伯」。

竹石伯：（幕中入場；轉身一、兩圈）……

牛忽然停步。竹石伯拉了拉水牛，走到牛的後邊，底夾角牛中下斷，惡肅刻牛筋大、小便，然後拉米紙（紙的牛筋煮熟）（對牛說）天是你的（Tāu—狀老牛之應）還係此 Tāng（達：地）……趕快，趕快，……好了嗎？天是……那多代總肅農去做，那多做是怎樣天大罪……。（竹石伯底夾角牛轉身一圈）當時有一少婦肩膀一担穀物走進來，二人並肩，途中相遇）（少婦名叫竹枝姑）

竹枝姑：竹石伯阿，忘莫牛”（哭音 gāu）

竹石伯：唉！天枝姑阿！你担很天担穀

係你莫是去叫他（那裡）？

竹枝姑：是啊，補丈田担了，肩上回去了，你莫叫他，當船請阮仔穀仔多約半，明明阮要担去，將角 200 斤，佢公給你秤了後，請支你 250 斤，Kō（肉）給你磅他的穀仔測多亂，肩上 Kō 罰 50 斤。所以今日我方 Kō 想這一向你去補丈，日年喺代有人鋪，第一愁走神財東給

嘗所料：莫你莫真黑嘴，真欺
莫人。

竹石伯：被怨嗰，講到連馬官所失
莫少患，夕期的水租 Kō（肉）
給我起佢，不但撈尾，一年
通天，也多幾滴水給我喫，唉。
乍而人真多价值，不知嗰時
才合去失天。

竹枝姑：有影：竹石伯阿，你知有
些人講有一位許致天，就
莫許文良先生要出事競
逐勝友合！……

竹石伯：有酒：有叫人講許致天人
莫，輕巧，故真有志氣，也
唔怕農民公肅公會內脩
唱講莫多話，所以唱有未
迷他。

竹枝姑：你，你！就莫叫講許先生莫一
个好人，就小數估今年途牛
就太門去替他做義務宣
傳，我林有担這一担穀仔去
補丈田性。

（这时許文良上場）的競逐今過林連系
出場）

林連系：這位竹石伯阿！轉同三塊厝
竟使那細去？

竹石伯：（手指一方）縱遠傍路多莫天
就奈到，肩膀，唱兩位先生
不知使那細去？

許文良：就係此中物忘你那邊，……
今日角角代聽莫炭吧佢約
朋友。

许桂婷：啊！真糟糕，你对申明修，你不
知趣，我叫做许文良先生
公。

许文良：（警觉状）是什么事？

许桂婷：许请这个人真好，刚过了不久
就是东乡龍连縣長，这怎么
会给他安排。

孙伯伯：许抗：许抗：天公那有眼晴
有给他布置嘛！名号就这一
也人做牛做马巴不得翻身啦。

许桂婷：对：对：钱总督他宣传……

呀！时间不早了，我着赵四把
这一担假偽高官，支租，孝廉
大礼我就先走。

许文良：修钱，修钱！

孙伯伯：呀！我解雇赵四做田，下午
(二一七〇)我就去，你仍替许先生
宣传，所以我必须礼我已走。

许文良：(感动状)是，是，修钱。

林建乡：文良兄：呀！农村的无耻，
对修的期待那孩子大，多编
如何响亮是挺出勇气来
这些穷乡的无耻打拼才
吞声失语。

许文良：建乡兄，多谢你的鼓励，今
俗日追寻感人的场面，小弟
这一生他对你忘却。

林建乡：嫂儿真好，嘴巴前就像那位
老阿伯，多苦而水冷酸
酸，打拼未做咱的团圆。
(两人正是走的时候，有一
位男学生迎面而来)

(学生名修明修)

修明修：哇！你就是许文良先生嘛！
我是乡鸿文化学院的学
生，院同学大家推举过
你的册，知影你的理想，院
推举未支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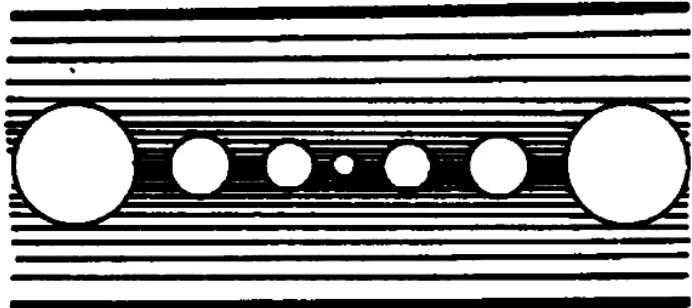
林建乡：文良兄，你角，内外雖然有
組織，但多群众；咱有群众
做仗咱把群众組織起来，
咱的力量将是于得了的，
咱是打拼。

许文良：对对！群众要組織起来，才
会擎举力量，你角連海外
的同鄉推举热烈支持咱，
咱絕對于乡亲负咱的大
好兄弟姐妹，离去！咱未去
繼續咱的工作。

修明修：你是去哪儿呢？

林建乡：我们是去三端厝，顺便去
约同輩看新村，你，你知影
么？

修明修：hia(那边)我熟，我住新單
看新村，我带信去，(三人一
看入後台，幕下)



第三幕

地主家内酒宴内。

舞乡是石门酒家客醉，酒醉及答所长往乡（进酒神峰进入夜乡）

闹幕时：舞乡上有宋主任（站中），胡智高，刘余连，余连嫂（近酒家门口）

宋主任：各位，许久良辰晚就到。我再一回给你吩咐就小心进行，叫您请的铺子要请好你。您知今晚的工作不但对党真重要，特别对你，和对我将来的官升财开有密切的因缘，希望大家携全力，照原订的计划进行，最後祝你收获的工作大大成功。

（余连兄是近宋主任年长）

刘余连：主任，你今早得我孩礼拜拜托你的代路：

宋主任：什么代路？

刘余连：就是我要拜托你替我去取铁路电气化建筑材料的代路，拜托你给我中棕的车，你不知替我辦好吗？

宋主任：刘先生啊！很多问题了，那是接棕的代路，一切由我自己辦，绝对没问题，我一定好好給先辦交代，隨時給

Ka场就准，给(ho)你中棕。于过今晚你安多努力，不出力一个。

刘余连：（微笑）是，是，是。（忙东转）宋主任今晚我一美色你成功。

胡智高：（笑嘻嘻，走近宋主任身边）主任：昨日陈太太打麻将，我一身毛烧光了，我，我火……

宋主任：有吗这个样子：毛衫给你，一樣破尼人模，连麻将也打糊略鸡人，真多雷用！……

X8了：X8了：今晚有總真去做，代路你成的呀，先辦会大人給你一个。

胡智高：（笑嘻嘻）X8 X8，多謝主任：多謝主任。

（这时余连嫂往窗外看，看到许大良便进屋中来）

余连嫂：来了！来了！……许先生来了，您大老远来，先進入来坐坐。

宋主任：（对刘余连及胡智高说）您先入来，我奉茶在米下。

（刘、胡入夜乡，主任躲在各处果下）

（许大良长林建乡进场）

余连嫂：唉唷，许先生！你林先生，您大高点，勿忙风急，怎樣送几晚才来？

许大良：余连你妹，真大礼，沈同高途中交通真乱，所以多慢；十万，莫要真失礼。

余连嫂：唉唷，那有客气，少年人知

知的，去找您那个相好的
十七一入，講一句就归你。阮
从余金（kā）你了解。

林建乡（微笑）余金你讲，摊巧真哭
(gǎ) 哭失，今暝（晚）痴痴淡
薄（有一味来）有脱线性！

余金嫂：少年风流是心锁的，淡薄
脱线是多老练，總是脱壳
脱壳就不好看！……，趁早！
趁早！人家的内而你等他
回来（钟文良与林建乡由剧
余金出来串入候台）（余金往
由离下跑出来向余金嫂说）
余金佐：赞！赞！（zàn zàn），好的開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因过
十分鐘後，等钟文良欲三
立好了後再转他出来继续
个上大。我高高的威陪人各
一个。

（余金佐入候台，余金允同时上
台，一转身中出）

别余金：老的你！扇起来什么 Khoán
(惊)？

余金嫂：秤称（chǐn chhái）麻比你这隻
老娘软烂牛！

别余金：唉唷！鸟子弓（hang）模线真作
愁（sua）给他迷太紧！

余金嫂：给伊过去，你，你自己的那 mái
东风流船（tōng）归你，Kó敢丢
管我。

别余金：哎，我愁（sua）秋东风流，你
角，人那个弓 14.13 及 15 林仔你

整小孩，我摊多老小孩。

余金嫂：（大声气）你 kó 敢摊整小孩，
你那秋摊整小孩，我就叫你
你去跑牢禁。

别余金：（余金允听了大怒，高十拉
上脚脚，拉到膝盖上，並
指肩膝盖说）唉唷！算你！
顶红纤腕的 tōng 过渡好，你
脚头山（脚盖）还红红肿
肿的……，我，我愁（sua）敢
摊整小孩，我摊多老小孩的
……今（tāi）不客气地（抱着
余金嫂肩膀），咱未去哩，而
且您同有未去，喝一杯，（半转
半拉肩余金嫂入台，余金嫂
发着火，火气）
……

（余金佐欲站起台去，自言自语）
余金佐：唉！今归日，这个挂国仔渴
了知挂会好的事，那挂考好
好，我了知要对党部总挂交代
中央方面，闻宣商事件以後，一
直加压力，铺这些乡愚人那多
好好的给他挖到，唱的萬年饭
碗半横会给你单倒（推倒）
那个屁，响了知要大翻那裡去
？雖然，美國已有新舊政之角
质，但是到美國了知要怎樣去
赚钱：还是知要怎樣作买卖。
筑墙（建筑）风光，你摊过这种事
经辛苦的自己慢射（s:h），从
美国怎樣会 Khám 给您吓死

问：何況美國的半殖民地子
慣勢，已以錢已經完了。那
知是怎樣來討失權起？那多
去美國，大陸又回不去。當年沒
党的時，回中國被紀那麼多東
西充兵，今仍回中國回大陸。
一失給人清算砍失。財多給
人砍來公給人逐大新疆作農
工，銷來大失多路。不過今（加）
咱那可以故乡鴻運控制新
竹，或多（ue）仓库一些，也多賄（k
hiam）一些起來，或少去美國之免
做乞食。

不過這一回新小子那裏猶豫未
定，他一定會考慮，那所瓦
中央黨部一定將我的械物換
掉，那是這個械物給他換掉而
喪失多勝戰的机会亂淡了。那
所瓦是對那裡去勝戰？雖然
國民黨可以多控制新鴻運。
但我那子多以勝人錢大功用尤
？唉！想來人中莫在惶惶……。
請來今果因仍湯那換了成，許
大良那多以他收哭起來，大絕
對多外的（開始向後多大，一
追大，追就）一定會給他收哭起
來，一定會給他收哭起來……

（入後手）

（停一下）

余老嫂：（從後手將許大良拉出房外）
許先生，真不勝！（不好意思）有
些想要對你商量……，不知

使你錯起干涉？

許文良：是什么关系，余老嫂，咱
雖說熟熟，你无客气，做場
請出來談關係。

余老嫂：唉！真夕鬱！……你主任
……你主任鋪，叫人請你說事
要由本統述歸我，唉！說
述失真報多忙！……所以……
所以她叫我將這支銷起送
給你，給（he）你去轉移轉移
一下，子必為肩連舉的代碼
很多。
(余老嫂走起，遇到許文良處
面)

許文良：这……這都公好意思，述界
活動有述沒圓周光，怎樣能
叙述尼奇底系提莫述大物表
里的銷起光！

余老嫂：(着急狀)你！你！你！这
子必轉表里的銷起光！

許文良：子大！那大化是件光！

余老嫂：(撒嬌狀)你！你大是件布中
小化然你媽媽，你公僻的
銷起光！

許文良：你媽媽！你公僻，那大件公僻
么大！

余老嫂：唉！你这个人真莫莫，却（人）
危哭了，我給你講，你那不
多此的，先打，不是該念所
巧壞，不曾叫就有人加你服
倒……。你媽媽 chiang 姐：(客
氣話，小姐很漂亮)你！

许文良：那个尼姑，真的真了谢！我
疏于客气给您收起来了（接过锦旗），不过我现在的天天有
着迷界代驾，她以后不约同。
车太多也；这次来必须付钱多少
么，感谢。有影，今仍用给您送
你几盒花好杨梅，我 fish (笑)
将这锦旗起高送给她表示，
谢意，所以让她较多点多少也，她
较有用。

余曼嫂：（非常客气）（脚尖踏，将锦
旗从许文良手中接过）这次怎
可以给我那个代驾！（余曼嫂
大步，口气走入后台）

（余曼儿听练歌时，快向许文良走近而问）
余曼儿：是什么代驾？阮那个师傅人
一关嘴何急急，大不了关请看
什么名姓那扇许先生，那大得
那扇许先生的所以，我方封
许先生你原谅。

许文良：哈！余曼儿，考了，余曼儿嫂子
什么称呼，放心。

余曼儿：（微笑）那我儿，我就放心
……。有影，许先生我刚刚好有
话想要找你讲。

许文良：哈！是什么代驾咧？

余曼儿：之前叫人讲，没有忘恩是
去高魏迷腾表所以唱的
你当住真圆心，身上要找
将这一张（拿着一张Blank的墙
面银行大支票，向许文良递去）
高魏给我，要表示歉意。

许文良：（接过支票）这张是什么，
怎样多谢多谢到花的尼
姑，多谢你这个漂亮的开锁
手。

余曼儿：许先生，那个芙蓉姐姐，当然
你比较多。

许文良：那个尼姑什么代驾？

余曼儿：那个芙蓉姐姐就是墙而饭
行的芙蓉。内疚多谢金锁，
拉墙紫外多，自己多，随时随地
地搬足可欲。

许文良：（感激状）真多谢！我刚始集
锦旗奉作就迷通勤；东
方佳美女真知人的精良，
高魏尼我子客气收起来啦！

余曼儿：（着急状） he, he, 少等啦，唉
唷！许先生啊！这张支票你若
加我拿去作就迷通勤，我这
个别余曼儿多给人捉去，抹皮
反悔教。……傻尼，许先生真
多谢，咱是好朋友多谢，我
想多和林先生搞牛奶……
(大声喊) 林先生：林建多先生
！拜托你出来一下。

林建多：（入场，许文良走到舞厅边抽
一支烟 relax) 余曼儿，真多谢
今晚还来润润嗓子真带累。
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吃到余尼
姐 (笑) 的菜。真多谢，真多谢：
……到底你有叶什么关系？

余曼儿：多谢，多谢！想润润嗓子，一来

才一萬九巾山，小事，小事，
美在哉有一頭代號是幹
乾傷，就是老幹乾傷算傷
我多的幹兒少，放高些未
述幹長。

林建新：為什麼？為什麼說張嘉慶迷：
余連元：美在美幹先生真优秀，光
幹看他也是一位傳奇人
不，想要奪用他，所以希望
幹先生不是今加迷迷一
个小小的小幹長，那有什麼用！
林建新：若是撻尼怎樣有什麼樣的
的職位要給他上当，是美
要給他做總統？

余連元：可是，不是用死去了(mài la, mài
la, mài 死去了)底多少亂殺。
鑄子多少亂銷，kó(肉)銷去，咱
多活人多少做總統？

林建新：(中氣狀)你銷什麼？民方國家
人民擁可(e thang)做總統今
份日阮氏努力的目的就是要
消滅就這樣你這款(這樣)要
國民先生滿的以條思想
和教化教育。

余連元：撻尼錢子教與和你銷，你有我
未叫别人多少總銷較好……
(大笑)和高元(北京總)你
是好做牛的阿凡；和高元(高
總)和高元(北京總)趕著止步
呀！

胡智高：來了！來了！……是美好銷了。
余連元：子美啦……(擦汗)……鑄子過啦！

胡智高：(拉住袖子，拳头握起)，妙幹的
隊，鑄子知路多，軟的子兒，你
要毛破天命：你是他家不參
加同窗会吗？

許文良：佢从同窗会：
胡智高：向廟會就失缺同窗会，搞
余酒，飲唱多攏子失缺缺前
內吧唱綠馬小段曲吗？
許文良：飲前，我有子學尤：(手拍胸脯)
我以學，盾子脫光迷。
(朱立仁上場，拉開胡智高，余連元舉火
上場)

朱立仁：老幹哥！坦白給你講，一個人
的力量大門子過龐大的組織
的，你還是敢想你一來，你名就
美迷，馬上給你多做角刺危
真又是保險公司董事長，隨你
這一個，明天就革職(寫出一張
紙用指來指紙)高：高：高：你
快隨你這一個。

劉金連：(奸笑)好了：好了：幹先生你被
害了，連這張支票也給你了。

余連元：好了，幹先生，連這支銷起火
鑄子給你。ka收起來了。

胡智高：唉噃：幹先生呀：那美威胡智
高(練熟黑稿子)是求之不得。
直到流水水 noā(口水)。有錢
有勢又有碼頭(抽進一口口水
声)美的走東北，ka收起來了。

(劉金連大聲同呼連上大男及銷起
給幹先生，功結流“幹先生，會太極
會太極！”)

孙大良(将刘余连夫妇双手推出)：多！
我本来想用火光是为着龙的
烧的，才今加用火光，想子剑
用火光内推火光烧，楚大乱
烧，关山多烧，为着龙而烧，我
才脱光烧退，光的烧眼睛
是余的，忍耐关角很烧的。怎
内乱高是易化自己的。但(今)
你欲望去準備這退運動的，作
所以临火，我是怎样了。是多
几：(大声喊)响声去。(两人的
关系中断的)。

(余与孙想就回绕)

余连珠：嘴：钟先生，第一个：有结婚请，做
过大，慢且大，……(看见的头部)
(老看以忘)(人高)胡智高，你这
可敬的：敬德先(一边笑一边走
入後台)

胡智高：(立正)是：是：主任！(向客室入後

乡候，转向别处走大脚水气)
(杜十娘子，斧房衙门想打水)
楚大乱们连对余连珠的烧。
打死你们。

(余连珠倚靠牆壁精舞乡人喊
破麻竹，破麻竹)

余连珠：龙的竹！咱等高人高！

余连珠：丈竹：丈竹：丈高大美国较宋长
准！

余连珠：销去美国，好行合身(Khoán)
好形态！

余连珠：行合身身都平正好了，剩一丈
身副身身而已。

余连珠：(便回家裡取去一大束的大叶)
竹：看到如此，看到如此，咱但
可以多去美国了。……
(三人相湧入後台)

圆幕 (余剧终了)

